

# 西南民族走廊的族群迁徙与祖先崇拜

——以《指路经》为例的考察\*

张泽洪 廖 玲

西南少数民族的《指路经》，是在丧葬仪式中念诵以送灵归祖的经书。《指路经》指引亡人魂归祖界应走的道路，它反映出西南各族群沿藏彝走廊、南岭走廊迁徙的真实历史。《指路经》具有表现原始信仰、仪式叙事、祖先崇拜、族群迁徙的多重内涵和价值。从中国民族学民族走廊学说的视野来解读《指路经》的文化意义，是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学说多维度的有力阐释。

**关键词：**《指路经》 民族走廊 族群迁徙 祖先崇拜

**作者** 张泽洪，1955年生，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廖玲，1980年生，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西南少数民族的《指路经》，是在丧葬仪式中送灵指路的经书，由祭司为亡者灵魂指路，使之返回祖先居住地。《指路经》中的“路”是指引亡人魂归祖界的道路，是先民从原始住牧地迁徙到现时居住地的路线，它反映出西南各族群沿藏彝走廊、南岭走廊迁徙的真实历史。《指路经》记载回归祖地沿途的山川河流、风土人情，其指魂之路是族群迁徙的历史记忆。我们从西南民族走廊宏观视野考察各族群《指路经》，可以推进民族走廊学说的进一步研究，更是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学说的有力阐释。本文考察《指路经》与民族走廊的族群迁徙，从新的视野来解读西南少数民族的祖先崇拜。

## 一、《指路经》的类型与西南各族群的关系

西南少数民族的《指路经》，也称《开路经》、《指阴路》、《开阴路》、《指阴路书》、《阴路指明》、《开阴门经》、《阴师言语》、《教路经》、《教路书》、《教魂经》、《送魂经》、《送魂书》、《指路送魂经》、《送魂歌》、《送魂调》、《归魂经》、《带路歌》、《给绵羊调》等。《指路经》的名称有所不同，是由于西南各族群方言、习惯不同而致。云南路南县毕摩金国库的《喀吉思》，是一部2100多行的《指路经》，又称为《人生三部曲》。<sup>①</sup>分追忆亡人、送魂、招魂三部分，仪式上毕摩诵读《喀吉思》，以评述死者一生的行事功过。滇南彝族的祭谱《谱拉书》，为《指路经》的另一类型。

《指路经》是原始宗教送灵的经书，西南各族群俗称为开阴路，指开通亡灵通向阴间的道路。《指路经》真实记载沿途山川河流、风土人情，祭司通过给亡灵指引归祖之路，来追忆族群祖先的

\* 本文为“四川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项目（skqy201305）资助”阶段性成果。

① 中央民族学院彝文文献编译室编《彝文文献选读》，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82页。

迁徙历史。《指路经》在祭祖仪式中的功能,是为亡灵指明阴间路程,即指出一条与祖先相聚通神的道路。在西南少数民族中,彝族、哈尼族、纳西族、景颇族、普米族、拉祜族、基诺族、独龙族、布朗族、德昂族、傈僳族、怒族、白族、藏族、羌族、傣族、苗族、瑶族、土家族、布依族、侗族、毛南族、仡佬族等,在丧葬仪式中都要为亡灵指路,送死者灵魂回归本族群祖先居住地。

西南各族群相信人死以后,灵魂要回归祖地去与祖先团聚,但由于年代久远死者灵魂不知道路,若不指路就找不到归祖的路线和方向,徘徊路途之中而踌躇不前,不能与祖先相会而成为阴间亡魂。因此,丧葬仪式中一定要为死者指路,祭司吟唱《指路经》指明途中经过的地方,告诫沿路应注意的事项,死者灵魂才会顺利回到祖先居住的地方。

《指路经》在彝语支民族中流传广泛,传世的彝文《指路经》也最多。1984年2月,中央民族学院彝族历史文献编译室及八二级彝族历史文献大专班编译的《彝族六祖迁徙典籍选编》,共收十六部彝族《指路经》。而由果吉宁哈、岭富祥主编《彝文〈指路经〉译集》则收录西南十八个彝族家支的《指路经》。国家图书馆收藏37部彝文《指路经》,这些西南各地的《指路经》都是清抄本,其中五种有确切的年款,分别为:嘉庆二十年(1815),道光十四年(1834)、十五年(1835)、二十四年(1844)和光绪十年(1884)。这些有年代可考的《指路经》,是彝文《指路经》中的珍本。<sup>①</sup>

在西南彝族的丧葬送灵仪式上,毕摩念《指路经》指引死者灵魂归祖的路线,让死者骑上神灵马顺利回归祖先发源地。所谓“人死要教魂,教魂回祖籍。”<sup>②</sup>《指路经》描述沿途自然景色和地形地貌,为亡魂介绍祖先迁徙时的业绩,经过无数山岭、渡口、崖头、垭口、山梁,沿着指示的路标一站又一站地把亡魂送归祖先发祥之地。《指路经》讲述祖先的传说、民族的历史、迁徙的经历、死者的功德、生者的伦理道德、儿女对死者的怀念。毕摩吟诵《指路经》祈求死者灵魂同祖先相聚,庇荫后人繁荣昌盛。

彝族《指路经》从送灵返祖的侧面,反映出二千多年前六祖分支迁徙的历史。在西南各地彝族的《指路经》中,《宁蒗篇》提及的“兹兹仆乌”、《美姑篇》提及的“兹兹解恩”、《甘洛篇》、《美姑篇》提及的“兹兹地各”,《普格篇》提及的“兹兹地撒”,都是“兹居地”的意思,即“兹所居住和管辖的地方”。这些不同名称的“兹居地”,都指今云南昭通坝区。<sup>③</sup>彝语“兹兹仆乌”是祖地的象征,在汉文语境中有译音的“朴窝”一词,就是指昭通附近地区,这为彝语“兹兹仆乌”提供了佐证。<sup>④</sup>总之,《指路经》指引路线的终点,就是“兹”所居住的祖居地,那是彝族历史上六祖分支的地方。凉山彝文古籍《勒俄特依》之《兹的住地》篇,以诗化的语言描述兹兹蒲乌是生产生活的好地方,还说到:

兹兹蒲乌这地方,七代宝剑在此晃,八代骏马在此骑,九代德古在此讲。祖先根业在此建,子孙繁衍在此兴。兹系司俄三子在此分,诺系古侯曲涅在此分,曲系阿莫三子在此分。<sup>⑤</sup>

凉山彝族《指路经》的兹兹普乌、兹兹纳吉、兹兹艺曲,都在昭通境内。在各地彝族《指路经》的叙事中,兹兹仆乌还有“洋莲依黑”,有口井叫“玛纳液池”(又译为“玛拉液池”、“马拉益蚩”、“阿勒依曲”),此井清澈见底,吐水似珠,甘甜无比。相传彝族祖先迁徙经过“玛纳液

① 杨怀珍:《国家图书馆藏彝文典籍概述》,《文献》2010年第2期,第173—177页。

② 果吉·宁哈、岭福祥主编《彝文〈指路经〉译集》,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年,第647页。

③ 戴庆厦主编《中国彝学》第2集,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145页。

④ (明)李贤:《明一统志》卷七十二载乌蒙军民府有朴窝山,其注释说“在府东南三十里。夷语以平坦为朴窝,谓此山四望平坦。”《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73册第539页。

⑤ 凉山彝族自治州人民政府组织选编《中国彝文典籍译丛》第1辑,四川民族出版社,2006年,第64—65页。

池”时,又饥又渴,无法忍受。这时旁边一颗索玛树枝上流出汨汨泉水,得到甘露的人们认为是神灵保佑。普忠良认为“(玛纳液池)的具体所在地确实是在今云南省昭通境内”,其涵义就是“马樱花树遗存水”或“马樱花树甜水”。<sup>①</sup>西南各地彝族《指路经》教导亡灵经过玛拉液池,一定要喝几口珍珠泉的甜水。《指路经》中的“洋莲依黑”是历史上真实的地名,即今昭通市昭阳区晒鱼河旁的葡萄井,“洋莲依黑”被认为是六祖分支祭祖的地方。

四川冕宁、西昌、盐源、木里、九龙的纳木依和拍木依人,民间俗称纳木子,历史上是被称为西番的族群。宋兆麟《寻根之路——一种神秘巫图的发现》,所研究的纳木依人《指路经》,是1981年在四川冕宁县大桥镇西番地区搜集的经本。<sup>②</sup>此图画经书西番人称《措布鲁古》,汉语译为《送魂图》、《指路经》,俗称“路票”、“案子”。此送魂图经有130幅左右的图画,3000多个图形,是记录纳木依人祖先迁徙的路线的经书,又是送纳木依人亡灵回归先祖故里的路线图。《措布鲁古》记载家族送魂路线,沿途站点十分详细。

西南苗族老人去世在入棺之前,祭司吟唱《指路经》给死者指路,送亡魂回到祖先的发源之地。《指路经》以叙事的方式,委婉叙述苗族历史上迁徙的历程,有“苗族第一歌”之称。四川苗族《指路经》对祖先居住地的描述说:“那里谷能熟,那里稗能生,那里粮能吃,那里粮能吞。”<sup>③</sup>云南哈尼族支系卡多人的丧葬指路,祭司“摩匹”将送死者亡魂到“摩咪”或“萨咪”。“摩咪”山水秀丽,富饶肥美,四处是鲜花绿草,居住着十三个姓氏的“腊果腊鲁”和十二个姓氏的卡多“普莫”。“萨咪”则是目不忍睹的凄凉景象。<sup>④</sup>

纳西族传说从北方南迁云南,其《指路经》指引亡灵回归北方祖地。各氏族的送魂路线不尽相同,但不同的路线都指向北方的灵魂归宿之所——斯布阿纳瓦。永宁纳西族在出殡前一天,达巴念《指路经》的路线是从永宁出发,经过四川前所(或左所)到木里垭口。纳西族和摩梭人各氏族的《指路经》,从纳西地区起程的路线虽不相同,但各条路线都会在四川木里汇合,再往前是西龙桥、西龙坡,再渡过雅砻江,然后沿大渡河进入四川茂汶,或进入松潘抵达“斯布阿纳瓦”,“斯布阿纳瓦”意为祖先生活过的一座大黑山,在青海、甘肃、四川的交界处,传说是纳西人的发祥地,是纳西人送灵路线上的终点。<sup>⑤</sup>西南族群各氏族的送魂路上,都会设置指引的路标,有的以石头作路标,有的以树木作路标,有的以草或树皮作路标。普米族“给羊子”仪式是游牧生活的遗留,丧葬仪式中“给羊子”旨在为死者指路,祭司为死者指点祖先的名字,交待归宗的路线,并用一只白羊为死者引路。祭司为死者念《开路经》说:

在西南彝族的历史记忆中,祖界被视为族群祖先发祥分支之地。西南彝族将祖灵送回传说中“六祖”发祥分支之地,在一些经籍中具体指向洛尼山。云南布朗族的丧葬仪式,要请祭司念《指路经》将亡灵送归祖地。阿昌族祭司活袍给亡灵引路的《指路经》,把族源故地、迁徙路线及沿路特征都一一交待。云南怒江白族支系勒墨人在老人死后,祭司朵兮薄在丧葬仪式中唱葬歌《魂归故里》,送死者亡魂回到祖先的发源地。《魂归故里》叙述白族勒墨人从大理迁徙,迁徙过

① 普忠良:《彝族古地名“玛纳液池”及其深层文化现象透视》,彝族古文献与传统医药开发国际学术研讨会组委会编《彝族古文献与传统医药开发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年,第535—537页。

② 1981年作者在四川凉山州冕宁县西番地区调查,搜集到一件连环画式的经书。经书有两个题记:一是道光二十六年(1797年),一是光绪三年(1877年)。宋兆麟:《寻根之路——一种神秘巫图的发现》,学苑出版社,2004年8月。

③ 古玉林主编《四川苗族古歌》,巴蜀书社,1999年,第188页。

④ 陶贵学:《哈尼族卡多人的丧葬习俗及其灵魂观》,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委员会编《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1993年,第229—231页。

⑤ 直巴尔车编著《解读摩梭风情》,云南民族出版社,2006年10月,第112页。

程中经过的各个地方,直至最后定居怒江的历史。勒墨人各个民族都有迁入怒江地区的传说,讲述其祖先如何从碧罗雪山东侧、澜沧江两岸迁来,包括迁徙的时间、代数、路线和具体情节,勒墨人的送魂路线就是先民迁徙怒江的路线。

云南兰坪那马人丧葬实行土葬,人死后入棺要停放一天,当晚亲友齐聚丧家,在停棺的松木棚内祭奠。仪式后七八人成群围绕灵前,绕棺唱丧葬调“窝腊窝”。其中两人挥刀跳披荆斩棘的开路舞,象征给死者灵魂开路,众亲友拉手扶肩吟唱《指路经》,将亡灵送回祖地安息。<sup>①</sup> 傈僳族丧葬中的开阴路仪式,死者亲戚都要送鸡、羊来给死者上祭,由主持丧葬仪式的大尼扒为死者念《开路经》。西双版纳傣族丧葬仪式念《指路经》指引死者灵魂回归祖地,在老人临终时要象征性地喂饭和水,否则就会饥饿无力走到祖地“勐里半”。<sup>②</sup> 云南南华彝族丧葬的开阴路仪式,唛毫一边念诵《指路经》,一边将所宰牲数一一刻在用松树枝砍制成的拐棍上,并点交给死者以备阴间享用。<sup>③</sup> 这远古遗留下来的丧葬文化元素,显示出彝族先民的原始思维。

关于《指路经》的起源时代,岭福祥认为各地彝族指路都指向一个地方,因此可以推断《指路经》产生于笃慕之前,六祖分支之后由各支系分别带到各地。贵州赫章彝族《指路经》说:“岱吐博略,实杓作斋处,作斋兴指路,尼米举格,尼能作斋处,作斋兴指路。待吐卓赦,举偶作斋处,作斋兴指路。卓雅纪堵,六祖作斋处,作斋兴指路。”<sup>④</sup> 实杓、尼能、举偶、六祖,是彝族远古历史上的部落首领,经文确乎说明在彝族形成的早期《指路经》就已产生。《指路经》中的送祖灵指路归宿,多是送回传说中笃慕和六祖发祥分支之地。西南彝族《指路经》是祖先崇拜的仪式化表达,毕摩教导生者牢记阿普笃慕的住处,正如四川美姑《指路经》所说:“生死分开时。生者要发旺,死者有毕摩,教你前行路。行到祖居地,祖地去安居,祖地去乐业。”<sup>⑤</sup>

《指路经》是西南各族群口述历史的宗教化表达,在仪式中由祭司吟唱的寻祖历程,涉及族群的历史源流、神话传说、争战迁徙、部落分裂与融合、寻土定居、礼仪民俗等,指路经文都有生动讲述。通过超度亡灵的指路仪式,祖先迁徙的历史深深植入后代的脑海中,祖先迁徙、创业的历程成为永久记忆。

## 二、《指路经》的仪式叙事与宗教功能

《指路经》在丧葬仪式中属于超度类的经书,彝族的《尼补木司——彝族祭奠词》、《布苏》、《查诗拉书》、《木查美查》也是超度类经书,其中最后的指路往往是丧葬仪式的高潮。《指路经》是丧葬仪式念诵的众多经文之一,指路通常是丧葬仪式最后的仪节。如普米族丧葬礼仪要念六部经,最后一部就是《指路经》。贵州关岭仡佬族古歌《丧葬歌》,有《敬终孝》、《别人间》、《祖宗引去》、《问根由》、《陪影身》、《述鸡》、《指路》等七个部分。云南石林彝族《尼补木司——彝族祭奠词》,是撒尼人丧葬仪式中念诵的“赠言之书”。该经分为9篇,《开路篇》、《指路篇》是最后的2篇。云南彝文殡葬祭词《查诗拉书》分为15篇,而《指路篇》是其中第14篇。滇南彝文经书《裴妥梅妮——苏嫫(祖神源流)》,经文共分44篇,其中第42篇是

① 伍国栋著《白族音乐志》,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年,第87页。

② 马向东著德宏州民族艺术研究所编:《德宏民族文化艺术论》,芒市:德宏民族出版社,2006年,第81页。

③ 罗文秀:《英武彝族习俗二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南华县委员会:《南华县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1995年12月,第14页。

④ 陈长友主编《彝族指路丛书》,四川民族出版社,1997年,第265页。

⑤ 果吉·宁哈、岭福祥主编《彝文〈指路经〉译集》,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年,第660页。

《指路》。目前国内各种《指路经》的译集，都不过是将丧葬仪式中指路的经文单独编辑而成。

《指路经》产生于丧葬斋祭仪式，其宗教功能是表达对祖先的安抚，这是西南少数民族祖先崇拜的生动表现。云南普米族《开路经》劝慰祖先亡灵说道：

每一个人都会死的。普米族英雄的祖先，在千军万马中杀出杀进，结果也会死去。曾经用铁链拴虎的大力神会死，走路如风吹电闪的快脚神会死，黄金成堆、牦牛遍山的财神会死，美如山茶、洁如白雪的女神也会死。不要再贪恋生前的快乐了，不要再想活转过来了，这里也并不是好地方。它皮甲上长满了虱子也不能脱，战刀上涂满了鲜血也不能解，只有北方才是安乐的故土。快快活活地去吧，跳跳蹦蹦地去吧，唱唱笑笑地去吧。<sup>①</sup>

在丧葬仪式中送灵指路是重要仪节，是丧葬仪式中的高潮和结尾。英国人类学家拉德克利夫—布朗（Alfred Radcliffe-Brown）说：“宗教仪式可独立于信念之外发挥其重要的社会功能，这一现象常被看做是仪式功效。”<sup>②</sup>《指路经》仪式的社会功能是教育后代，记住祖先发祥地和族群迁徙历史。贵州大方彝族《指路经》说：“人生三阶段，父母教导：幼为一阶段，靠父母抚育；老为二阶段，靠子媳赡养；死为三阶段，移进翁赤中；由布摩指路。”<sup>③</sup>《指路经》送灵由死者丧房为起点，经火葬场，一路翻越高山峻岭，跨过大江大河，翻过高山森林，经过平原坝子，途中遭遇猛兽、鬼怪、悬崖、洪波，最终到达祖先居住地。贵州大方《指路经》就说：“这局直液额，是太阳落下去的一条大河，不用浮木筏，江面过不去。”<sup>④</sup>送灵路线经历的艰难险阻，客观反映出西南民族走廊的地理特征，也是祖先迁徙艰辛历史的记忆。贵州大方彝族《指路经》说：

到翁摩耿杰，乍氏代设绳索，横跨于两岸，乘绳兜渡过，你不必惧怕。乍氏部族祖，是远祖之一。<sup>⑤</sup>

乍氏是彝族六祖中的乍支系，乍氏历史上由滇中分别向黔西北、滇南、金沙江南北岸、滇西洱海地区发展，从“乍氏代设绳索”以渡江，可知西南云贵高原先民绳索渡江的悠久历史。云南禄劝县彝族《开阴路经》，经文述说指引亡灵越山渡河向东北行，来至禄劝县东之普渡河，“溜索新与旧。至此且不顾，攀索渡此河，尔渡则得渡，尔紧握溜索。”<sup>⑥</sup>绳索又称为溜索，是原始的渡河工具，用两条或一条绳索，分别系于河流两岸固定物上，借助于绳索的倾斜度溜向彼岸。历史上生活在金沙江、怒江、澜沧江一带的少数民族，多使用溜索过渡。《乌蒙彝族指路书·乌蒙卷》之《指路篇》说：“溜索挂一旁，有新舟旧舟，旧舟属祖人，新舟是您的，是这样的呀。过渡口之后，到楚陀布额，到这地方后，去世的人啊，见新旧攀索，旧的属祖人，新的归您用，是这样的呀。像矫健鸢鹰，要攀上山顶，行动要迅速。”<sup>⑦</sup>《指路经》经文描写渡江之后，又依靠攀索翻越高山。贵州赫章彝族《指路经》说：“在阿妥打姆，有新旧索梯，旧索梯祖用，新索梯你用，梯高也得上，不高也得上，你要这样做。”<sup>⑧</sup>索梯是由木踏步和绳索扶手组成的梯子，也是西南先民攀越陡峭高山的方法。《乌蒙彝族指路书·芒布卷》之《指路篇》说：“到马洪溢处，

① 《思想战线》编辑部编《西南少数民族风俗志》，第326页。

② [英] A. R 拉德克利夫—布朗著，潘蛟等译《原始社会的结构和功能》，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79—180页。

③ 陈长友主编《彝族指路丛书》，四川民族出版社，1997年，第104—105页。

④ 马学良主编罗国义审定《增订彝文丛刻》，四川民族出版社，1986年，上册第572页。

⑤ 陈长友主编《彝族指路丛书》，第154页。

⑥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编《马学良文集》，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7月，中卷第270页。

⑦ 昭通市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办公室译，文成端主编《乌蒙彝族指路书》，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年，第47—48页。

⑧ 陈长友主编《彝族指路丛书》，第239页。

见纪楚打姆。在纪楚打姆,有新旧索梯,祖人旧索梯,你的新索梯,你必须认定。”<sup>①</sup>西南普米族还有皮囊渡江的记忆,普米族丧葬举行“给羊子”仪式,祭司指引魂归故地的路线,“到了波浪卷着波浪的大江边,你就骑着皮囊渡过去,再往前进就是普米族祖先居住的地方”。<sup>②</sup>总之,西南各族群先民在藏彝走廊的跋涉迁徙,途中经历溜索渡江,皮囊渡江,索梯登山,客观反映出西南地区横断山脉、六江流域的地理特点。

黔东南苗族出殡指路时唱《焚巾曲》,送死者灵魂沿着祖先迁徙的道路,回到远古祖先居住的东方老家。苗族祭司历数沿途古地名,描述跋山涉水的情景,指引亡魂向东寻找祖先发祥之地。黔东南苗族丧葬风俗歌《带路歌》,在丧葬仪式中送老人灵魂东归与祖先团聚,送魂的路线即祖先迁徙的路线。贵州大方县六寨苗族《指路经》说:“死者去同祖先相聚的途中,要经过猴子和虎豹出没的山岭,要经过青虫山、毛虫岭,还要爬雪山翻雪岭,过湖水血河,到‘祝诗阿略’(传说中掌管人生死的神)家跳场和赶鼓的地方,才能和祖先相聚。”<sup>③</sup>

在西南彝族的丧葬仪式中,毕摩用低沉悲痛的声调吟唱《指路经》,述说死者生前的功绩和福气,告诉死者一切都已安排妥帖,活着的人都很尊敬死者。安慰亡灵享用祭品后,就送出灵堂到斋场,并有穿戴甲冑,拿起武器,跨上骏马,赶着牺牲,经火化场,起程送灵的仪式化表演。指路送灵让死者灵魂与祖先相会,阴间如阳间一般族群要凝聚成团。古代彝族社会是君、臣、师共同主政的格局,除了送灵家族的聚会之外,《指路经》也反映与君臣师的会见。《乌蒙彝族指路书·芒布卷》之《指路篇》说:“今朝的指路毕摩,指你上了路,快去求见君,快去求见臣,去求见毕摩。”<sup>④</sup>

广西毛南族丧葬仪式为死者“开路”,祭司用毛南话念唱《开路科仪》,经文说:“斋席已办成,此时把路开。”<sup>⑤</sup>贵州从江县高增寨侗族巫师吴章富传承的《阴师言语》,是为死者灵魂引路的《指路经》。《阴师言语》有53段,叙述死者灵魂长途跋涉、翻山越岭,过53道关,最后到达金花银花世界,这里是阴阳世界交汇处。《阴师言语》说灵魂上第三层门,去看张天师,第六层楼,去看李天法,又反映出道教在侗族地区的影响。<sup>⑥</sup>

各族群具有指路功能的经书,还有不同的名称和仪式习俗。西南少数民族《指路经》的祖居地有不同名称,反映各族群历史上不同的分布居住地区。如基诺族的祖地“司杰卓密”,独龙族的祖地“阿细默里”。彝族《指路经》的祖界称“翁靡”,彝语“翁靡”有中央、中土之意,反映彝人先民以居住地为天地中心的观念。贵州赫章彝族《指路经》说:“翁靡风光好,翁靡很幽静,”<sup>⑦</sup>彝人认为先民是从中央发展到四方的,翁靡是人死后的归宿,灵魂必须回归中央故土。彝语所谓的“翁爵”,指灵魂到中央故土翁靡的道路,即古代先民迁徙的路线。贵州威宁彝族《指路经》说:“这条翁爵,是祖宗的魂马路,是祖宗的撵牲路,象红裙的褶纹,就是这样的。”<sup>⑧</sup>四川彝族《指路书》中的“翁靡”在云南昭通、曲靖,贵州威宁等地。楚雄、红河等地《指路书》记载的“翁靡”,亦在云南昭通、贵州威宁一带。西南各地《指路经》的“翁靡”不在同一地,说明各族群指认的祖地有所不同。贵州毕节彝族《指路经》说翁靡在今云南大理,

① 《乌蒙彝族指路书》,第294—295页。

② 《思想战线》编辑部编《西南少数民族风俗志》,第326页。

③ 杨勤盛:《苗族丧葬中的“指路”》,贵州民族学院民研社编《苗岭风谣》总第6期,1989年10月,第116页。

④ 《乌蒙彝族指路书》,第312—313页。

⑤ 蒙国荣、谭贻生、过伟编著《毛南族风俗志》,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年,第127页。

⑥ 向零:《侗族古籍〈阴师言语〉的发现及其主要内容》,《贵州民族研究》1994年第3期。第63—71页。

⑦ 陈长友主编《彝族指路丛书》,第259页。

⑧ 同上,第337页。

即大理的“点苍杓嘎”(点苍山)。贵州省毕节地区各县各个彝族家族的《指路书》中所指的路线各有不同,但多数彝族家族的《指路书》都是指引亡灵渡过贵州与云南东部交界处的牛栏江,然后进入云南境内。

《指路经》送灵归祖习俗的产生,与西南少数民族的三魂观念有关。先民认为死者的灵魂将分为三个,并有不同的归宿。其中回归祖地的那个魂,必须经毕摩指路之后,亡魂才能顺利到达祖地。《指路经》一般分为指路、团聚、回师三部分,死者在前进的途中要喝水、休息,住宿、洗头、吃药。到达与祖先团聚的终点站,人的灵魂就分为三个。贵州大方彝族《指路经》载:“人死变三魂,一魂往‘密尼’(祖地),一魂守坟场,一魂留宗祠,享子孙祭奠。”<sup>①</sup>西南先民灵魂不死观念的产生,基于原始宗教的万物有灵观念。滇南彝文典籍《裴妥梅妮——苏颇(祖神源流)》第四十一篇《梅勒苏》说:“万物有灵魂,无魂不会生,人生魂来附,人死魂先去。”<sup>②</sup>

西南少数民族普遍存在三魂观念,而《指路经》中归祖的路线也有三条。在西南各族群的宗教观念中,回归祖先居住地的路线有三条,但祖先谆谆告诫的正确路线,一定是要选择走中间的一条路。云南红河哈尼族《莫批指明阴路》说:

去见祖先的路有三条:上边一条是非命鬼的路,下边的一条是石头路,中间的是好山好水路。非命鬼的路你别走,石头的路你别走,要走中间好山好水的路。<sup>③</sup>

贵州仡佬族《丧葬歌》之七《指路》说:

去山坡脚有三条路,走山坡脚有路三条。上边那条去不得,下边那条不能去,你由中间这条去。你从中间这条走。这条是会祖公路,这条是会祖太路。<sup>④</sup>

祭司先后指明去房间,去火塘边,去寨中,去集市,去场坝等地,都有三条路。《丧葬歌》以反复比兴的手法,谆谆告诫死者灵魂一定要选择走中间与祖先相会的路。

西南彝族、苗族、普米族等送灵指路,指引死者灵魂回归的方位都是东方。由此可见,西南少数民族《指路经》的归祖路线,具有某些文化元素的共同性,应该是历史上西南各族群迁徙交往所致。云南哈尼族殡葬祭歌《斯批黑遮》之《指路》说:“你和祖先的谱系叙拢了,你跟祖宗的辈分算合了,你就和他们住一处,你就跟他们在一起。……(他)是你们世代相袭的家门,像姜块一样同你们连在一起,像蒜瓣一样和你们挤在一处。”<sup>⑤</sup>通过《指路经》的送灵之后,认为死去亲人会和祖先相聚,共同保佑着子孙后代。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说:“在文化上有价值的信念,使人相信永生,相信灵的单独存在,相信死后脱离肉体的生命,宗教给人这样解救的信仰,更在种种的丧礼上面,祭礼上面、与死者相交通的各种礼上面,而且借着祖灵崇拜等以使这样的信仰表里充实,具体而可捉摸。”<sup>⑥</sup>西南各族群的《指路经》,充分体现少数民族宗教之信仰、仪式和象征三位一体的特质。

### 三、《指路经》是西南民族走廊族群迁徙的宗教诗篇

人死后灵魂将回归祖先居地,是西南迁徙民族共有的信念。西南少数民族都有生命自祖先

① 果吉·宁哈、岭福祥主编《彝文〈指路经〉译集》,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年,第670页。

② 杨家福释读,罗希吾戈、师有福、阿者保濮译注《裴妥梅妮——苏颇(祖神源流)》,云南民族出版社,1988年,第134页。

③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人民政府编《哈尼族口传文化译注全集》第9卷《白宏莫搓搓能考(二)》,云南民族出版社,2010年,第418页。

④ 贵州省安顺地区民族事务委员会编《仡佬族古歌》,贵州民族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15—116页。

⑤ 演唱者:赵呼基、李七周,译者:李期博、米娜《斯批黑遮》,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64—165页。

⑥ [英]马林诺夫斯基著,李安宅译《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年,第33页。

来,死后魂归源流的观念。《指路经》指引灵魂返祖归宗的宗教观念,反映出西南少数民族文化的同一性。《指路经》指引死者沿着祖先迁徙的路线回归祖先发源地,路途中经历的山水地名、风土人情都有记录。我们根据经文叙述的山川、河流地名,可以划出一支支族群不同的迁徙路线图。《指路经》指示的归祖的路线,是各族群祖先在藏彝走廊、南岭走廊迁徙的历史记忆。四川美姑《指路经》说:“吉逝的你啊,现给你指路。顺祖迁路线,返回祖居地。祖先召唤你,即刻就上路。”<sup>①</sup> 贵州赫章彝族《指路经》说:“祖先开的路,顺着山脉行,祖先测的路,准确无错乱。”<sup>②</sup>

纵观西南少数民族《指路经》指引的祖居地,既有大雪山所在的北方,也有云南的昭通、昆明地区,而苗族的祖居地是东方的洞庭湖、黄河下游地区,布依族甚至在西江入海的地区。这些不同方位的祖居地,构成西南少数民族迁徙分布的地域,反映出西南少数民族来源的多样性,历史上迁徙过程的复杂性。

《指路经》的产生和传播,是各族群祖先崇拜的反映。四川盐边《指路经》说:“死啊吉死去,吉死如荣归,吉死如升天。升天到祖地,与祖宗聚首。”<sup>③</sup> 彝族送魂大都自南而北,越过金沙江送往水头地区。彝族称“北方”为“水头”;称“南方”为“水尾”。云南红河县宝华乡、甲寅乡哈尼族《指路经》说:“用最好的谷粒来祭献,不要让魂魄飘到水尾。”<sup>④</sup> 同样也是要将祖灵送归北方。川滇黔三省交界的金沙江两岸,是西南彝族居住的中心地区。云南红河彝文经书《裴妥梅妮——苏嫫(祖神源流)》第十八篇《告别金沙水》就述说彝族糯氏三大支离开金沙江,朝东、南、西三方迁徙的故事。

西南藏彝走廊地区有六江流域,大小江河密布山川大地,西南各族群的迁徙,必须跨越江河大川,《指路经》就记录了先民过河渡江的过程。凉山彝族《指路经》提起渡金沙江的经历说:“鲁古古布起,来到诺艺铺石金沙畔上。诺艺铺石金沙江畔上,上段乃是鲁家的渡口,侧旁乃是瓦渣家渡口,中段乃是公用的渡口,下段乃是巴克家渡口,人人都有守渡处。”<sup>⑤</sup> 这明显是族群先祖迁徙渡过金沙江的集体记忆。贵州赫章彝族《指路经》说:

在愁此勾纪,有新舟旧舟,旧舟属祖用,新舟是你用,你应坐新舟,渡也得渡,不渡也得渡,你就这样做。<sup>⑥</sup>

云南景颇族祭司“董萨”送死者灵魂回老家,大部分家族的祖地都指向金沙江、澜沧江、怒江、恩梅开江、迈立开江的源头,即被称为“木乔省腊崩”的青藏高原,这里是天然的高山平坦地,传说中是景颇先民的发祥地。浪莪支的送魂跨过龙川江、怒江和澜沧江,一直送到金沙江边。景颇族丧葬仪式中的“送魂”路线,反映出历史上景颇人南迁的历史。在汉文史籍中,确有氐羌人南迁的记载。历史上所谓的氐羌南迁包括景颇祖先,史称晋代的“寻传”、“峨昌”被迫大量南迁,史诗《木脑斋瓦》记叙了景颇人从北方南迁的故事。景颇族举行盛大歌舞“木脑总戈”时,斋瓦要牵着牛走来走去,所走路线就象征祖先迁徙路线。景颇族送葬途中要在路旁栽一蓬茅草,象征祖先是来自北方的青藏高原。

云南独龙族也有从北方南迁的历史,独龙族说他们是从“出太阳的那个方向”搬迁来的。据居住在独龙河谷的老人们说,他们的祖辈很早以前是从丽江、剑川、兰坪等地陆续迁居到怒江

① 果吉·宁哈、岭福祥主编《彝文〈指路经〉译集》,第656—657页。

② 陈长友主编《彝族指路丛书》,第225页。

③ 果吉·宁哈、岭福祥主编《彝文〈指路经〉译集》,第653页。

④ 未刊稿,《红河》杂志马岑畔副编审收集,龙保贵赠送,特此致谢。

⑤ 凉山彝族自治州人民政府组织选编《中国彝文典籍译丛》第3辑,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9年,第308页。

⑥ 陈长友主编《彝族指路丛书》,第238页。



流域的贡山一带,然后又分数支西迁到独龙江和恩梅开江上游。<sup>①</sup>怒江怒族丧葬仪式中的《送魂词》,也勾画出远古祖先的迁徙路线。

湘西苗族招魂仪式的《指路歌》指示返回祖居地的路线,那是在浑水清水黄河之滨的地方。苗族《指路歌》的路线,就是苗族历史上的迁徙路线,特别是近几百年的迁徙,唱词中具体讲述过哪一座山、哪一个村、哪一条河,以及因何故而迁徙都讲得很清楚。云南红河苗族丧葬的寿衣裤,女性在袖口至肩部各色布料缀排成三道图案,据说这三条图案代表苗族历史上迁徙经过的三条大河。<sup>②</sup>贵州雷山县西江苗族送魂的路线是:西江→平寨→龙久→鸟摇河→黄里→丹江→永乐→榕江→沿都柳江下至广西→湖南→湖北→长江下游平原。<sup>③</sup>雷山西江苗族这条送魂回东方的路线,就是苗族先民历史上沿南岭走廊迁徙的路线。

彝族先民大规模进入凉山有两次:一次是春秋时代,彝语支先民牦牛羌南下时经雅砻江至凉山州南部、楚雄州北部及东川市一带;一次是在晋宋之际、居于滇东北昭通地区的恒氏古侯(耿恒)、尼氏(糯氏)曲涅部落西渡金沙江进入凉山腹地。从昭通迁入四川的彝族古侯和曲涅,一部分率先进入今四川省凉山州金阳县(木尼儒基),一部分沿金沙江今云南侧北上,这两部分都沿金沙江两岸向北迁徙。《西南彝志·地理志》,就叙述彝族先民沿金沙江南北迁徙的历史。凉山彝族《指路经》记载曲涅、古侯出雷波西循美姑河上行,到达美姑县利美莫姑村,然后曲涅、古侯由此村分左行两路迁往凉山各地。

云南彝文古籍《裴妥梅尼·苏嫫》的“指路”中,祭祖送灵的归祖之路经历的关口有:

阴阳山→阴阳树→火焰关→中天层预审→高天层遣送→蟒蛇关→大象关→蒺藜关→白狗关→大鸟关→毒虫关→迎魂场→肥直氏大岩。<sup>④</sup>

肥直氏大岩是古代彝族父系首领额氏居住之地,是灵魂的归宿,是进入祖先的岩洞。从经文中各个关口的名称,折射反映出归祖路线遭遇的艰难险阻。

贵州纳雍苗族《指路经》中纳雍张家湾镇老翁一带的苗族给死者指的路标是:

门坎→园子→石板井→中柱岩→夹冲子→烂坝→化泥→大坟坡→跳花坡→小腰期丫口→凉水寨→烂木桥→沓期坝→沓它大桥→阳长大桥→五里坪→堰塘→丰家丫口→比德。

到此已进入水城县境内,路标都是真实的地名,<sup>⑤</sup>但《指路经》也有许多抽象的地名。文山苗族寻找祖宗之路,经过平原田坝、苦水湖,经过毛虫山、太阳山、龙盘山、虎踞坡等虚拟的地名。四川苗族《指路经》中涉及的地名,有祖先生前居住过的详细地名,也有东方的扬水、野葛山等模糊的地名。贵州纳雍苗族《指路经》经历的路程,有黄河、浑水河、红水河,有冰山、雪山、滑竹山、刺竹山、毛虫山、青虫山、平坝、宽平原、大坡、大岭。<sup>⑥</sup>云南的苗族老人死后,亡魂被指引回东方和祖宗相聚,途中要经过“绿色河(今红河州地界)”,翻过“冷死山”,到达“开化”(今文山),再一路前往东方。贵州黔西素苗《指路经》说:“师给亡人说真话,洞庭溪山是祖籍。……逝世归根湖南省,依旧依稀回洞庭。”<sup>⑦</sup>认为祖先的居住地是湖南洞庭湖

① 《独龙族简史》编写组,《独龙族简史》修订本编写组编《独龙族简史》,民族出版社,2008年12月,第10页。

② 罗有亮译注《苗族指路经·红河卷》,云南民族出版社,2005年,第466页。

③ 韦启光:《雷山县西江苗寨调查报告》,李平凡,颜勇主编《贵州“六山六水”民族调查资料选编·苗族卷》,贵州民族出版社,2008年2月,第279页。

④ 师有福、阿者保濮、罗希吾戈译注,杨家福释读《裴妥梅妮——苏嫫(祖神源流)》,云南民族出版社,1991年6月,第183—185页。

⑤ 纳雍县民族宗教事务局编《纳雍苗族丧祭词》,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13页。

⑥ 同上,第48—50页。

⑦ 政协黔西县委员会文史委员会编《黔西苗族百年》,贵州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页。

地区,传说祖先迁徙是沿沅江而上进入黔西。贵州安顺市郊阿歪寨布依族的《开路经》送亡灵返回祖先居住地,是走顺江入海的路线,可知布依族先民曾沿西江水系向贵州迁徙。<sup>①</sup>

西南大量民族志资料说明,氏羌民族都有自北方迁徙而来的传说。岷江上游各地羌族的送魂路线,总的方向都是向北方祖地送。茂县沟口乡羌民请祭司“释比”做丧葬法事,最后要送死去祖先的灵魂回老家。释比经文述说与祖先团聚的路线,是从沟口到叠溪,到松潘,到南坪,再到甘肃,那里就是祖先居住的故乡。茂县迴龙乡一带羌人民歌唱到“啊!武都家哟”,折射反映武都曾经是羌人的故乡。<sup>②</sup>

流传于广西彝族的创世古歌《铜鼓歌》,追溯彝族先民的生活:“彝家先辈人,居住在昆仑,巍巍昆仑山,绿草嫩生生,祖辈养牛马,游牧度光阴,古老昆仑山,处处是畜群。”<sup>③</sup>彝族有出自古羌人之说,西北昆仑山一带是羌人发源地。凉山美姑《指路经》,说送灵最后送“到勒波依体,祖先的地盘,送你送到此。勒波依体呢,是个好地方”。<sup>④</sup>彝语“勒波依体”意为水源头处,即指河水的最上游地区。

现居住于云南宁蒗、永胜、丽江、维西、兰坪、中甸等地的普米族,源于古代西部青藏高原羌戎游牧部落集团,历史上曾经历过几次大的迁徙。从云南宁蒗新营盘、永宁两地普米族的送魂路线中,可以清晰地看出普米先民的迁徙历史。云南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通甸乡罗古箐村,有一棵被当地普米族奉若神明的古核桃树,普米人称之为“亡灵的指路树”。这棵已有400多年的核桃树生长在罗古箐河的西岸大路旁,核桃树与河两边十多座圆背巨石是普米人为死者指示北上归宗路径的一个站口路标。<sup>⑤</sup>新营盘普米族的送魂线路从南到北,绕泸沽湖,过永宁,亦经过核桃树下,过川西木里而达青海境内。

纳西族死后的送魂路线,是由南向北送往无量河以北方向,送回纳西人祖先曾居住的故土。永宁纳西族的送魂路线是从永宁出发,过四川盐源县,到木里县,沿水洛河、无量河而上,最后送到“斯布阿纳瓦”。云南永宁纳西族摩梭人给死者洗尸后,要在死者的面部贴上一张盖面罩,面罩上绘有送魂路线,以免死者亡魂在归祖路上迷失方向。云南永宁南部八珠村一带摩梭人“阿答系”家族的路线,开始从南到东,然后向北,经过云南和四川的盐源、木里等地,一直再往北就到了“斯布阿纳瓦”。<sup>⑥</sup>四川盐源左所纳日人原有六个氏族,其中分三批迁入泸沽湖地区,六个氏族的迁移路线不完全相同。

丽江纳西族的送魂路线是:丽江坝→白沙→大具→白地→无量河→居那若罗山。巨甸纳西族的送魂路线是:巨甸坝→香格里拉→得荣→巴塘→居那若罗山。纳西族东巴经《人类迁徙记》讲述纳西人迁徙路线,是由白沙逆推,北过金沙江至永宁、木里一带,再往北出四川至青海,渡“大的黄河”而达纳西先民“梅”、“和”、“树”、“叶”氏族居住地。纳西人世代相传的创世史诗《崇搬图》,讲述了纳西先民从北方南迁的历史。<sup>⑦</sup>清代塔城依陇巴甸东巴东翁(1844—1888),为了寻求纳西族迁徙踪迹,曾沿着东巴经中所记载的送魂路线,一直追寻到木里境内。1943年,李霖灿曾根据丽江鲁甸坝东巴祭祖经典记载的迁徙路线,从丽江鲁甸坝的白罗岔村开

① 侯绍庄:《布依族丧葬祭祀歌社会历史价值刍议》,《贵州民族研究》1989年第3期。

② 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编辑委员会,《中国民族问题资料·档案集成》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民族问题资料·档案集成》第5辑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第99卷《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及其档案汇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年12月,第403页。

③ 王光荣:《彝族歌谣探微》,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92页。

④ 果吉·宁哈、岭福祥主编《彝文〈指路经〉译集》,第660页。

⑤ 邓铭史:《罗古箐的普米族“亡灵指路树”》,《植物杂志》2000年第6期,第19页。

⑥ 直巴尔车编著《解读摩梭风情》,云南民族出版社,2006年,第116页。

⑦ 李近春:《丽江纳西族的文化习俗和宗教信仰》,社科院民族所铅印资料,第321—322页。

始寻访,北上逐一踏查纳西族祖先迁移路线。李霖灿此行前后历时8个月,跋涉1000多里,沿途考察了纳西族经典上的102个地名,仅缺20、21两号地名没有实地找到。<sup>①</sup>

云南宁蒗、四川木里、盐源等县的普米族送魂,要将死者灵魂送回北方祖先的故乡去,所经地方的地名和路线因各地的族源迁徙传说而有变异,但总的路线都是朝北方青藏高原送,其最终点都是“木抖湿乌”。四川盐源县左所乡布尔角村胡姓普米族的送魂路线是:

布尔角→多奢→达孜→前所→永宁温泉→木里乌角→通天河→喇孜大山→木抖湿乌。<sup>②</sup>“木抖湿乌”的前一个站点是喇孜大山,纳喇山脉是绵亘四川、青海、云南、西藏边境的大山,则“木抖湿乌”就在纳喇山脉地区的青藏高原。云南兰坪普米人是从兰坪、鲁甸、石鼓、丽江、永宁、木里的路线往北送,普米人的这条指路送魂的路线,实际上就是普米先民历史上的迁徙路线。

西南各族群《指路经》记录先民迁徙的足迹,展示出一幅幅氏族的迁徙路线图。西南氏羌族群的送魂指路,多将亡灵送往北方,北方的昆仑山、贡嘎岭地区的“崩崩木里瓦”、“斯布阿纳瓦”、“木抖湿乌”、“居那什罗神山”,是各族群历史记忆中神秘的祖地。另一具有共同性的祖地,是西南彝族的兹兹普乌,则是对阿普笃慕主持“六祖分支”乐尼白的记忆。哈尼族的祖地“打俄”,景颇族的祖地“木乔省腊崩”,基诺族的祖地“司杰卓密”,独龙族的祖地“阿细默里”。苗族的祖居地东方的洞庭湖、黄河下游地区,布依族祖地在西江入海的地区。西南瑶族丧葬仪式的开阴路,要送死者灵魂顺利到达梅山十二洞。广西龙胜红瑶丧葬要唱《大路歌》,就是送亡魂赴梅山十二洞的开路之歌。<sup>③</sup>西南各族群多元存在的祖地,实际反映出民族迁徙的复杂历史。

历史上西南各族群沿着藏彝走廊、南岭走廊迁徙,各个族群的迁徙时间、路线及祖先发祥地位置不尽相同,因此《指路经》记载的具体迁徙路线也是不同的。但西南各族群祖先发祥地的共同之点,都是水草青青、绿树葱茏、牛羊肥壮、百鸟争鸣、鲜花盛开、人与自然和睦相处的人间胜境。这既表现各族群对祖先居地的向往,也流露出对自身未来归宿的美好憧憬。

#### 四、结语

《指路经》是世代相传的口述经典,《指路经》形象反映出各族群祖先崇拜的感情和心智,历史上沿藏彝走廊、南岭走廊迁徙的族群,形成死后灵魂归祖的观念,这是祖先崇拜心理的表现。而灵魂归祖观念的产生,又是各族群曾经历大规模迁徙的客观反映。《指路经》具有表现原始信仰、仪式叙事、祖先崇拜、族群迁徙的多重内涵和价值。西南少数民族在丧葬仪式中必为死者指路,这蕴涵着叶落归根的宗教文化意义。《指路经》中各族群回归祖先原始居地的历程,是先民沿藏彝走廊、南岭走廊迁徙留下的社会记忆。当今民族走廊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学说,是支撑中国民族学宏观研究的两大学说。我们从宏观的视野分析《指路经》所反映的民族走廊族群迁徙,揭示出西南少数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责任编辑:于光)

① 李霖灿:《么西族迁徙路线之寻访》,李霖灿著《么西研究论文集》,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1984年,第94页。

② 杨学政:《藏族纳西族普米族的藏传佛教——地域民族宗教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8月,第59页。

③ 龙胜各族自治县民族局《龙胜红瑶》编委会编写《龙胜红瑶》,广西民族出版社,2002年6月,第72页。